

盘点世界各地的“大师”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自然少不了江湖大师。古今中外的奇闻异事中,从来都不缺“大师”的身影。

美式“神迹”上演了一个多世纪

20世纪前期,一位名叫艾米·麦佛森的女子凭着神奇的宗教治愈力量成了全美著名的基督教牧师,成千上万的人声称得到了她的治愈。

麦佛森到底是不是真有神奇力量?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考证。不过,她的门徒中有一位也宣称有治愈力量的女性——凯瑟琳·库曼,有一位医生跟踪调查了23位宣称被她治愈的病人,没有一个是真正治好了的。其中一位患有脊椎癌的妇女,在库曼面前抛掉拐杖,飞奔过舞台,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可是她的脊椎第二天就垮了,并于4个月后离开人世。科学界对于这些“神迹”的通常解释是,这些大会能造成集体的催眠和歇斯底里,因而使人分泌出内啡肽等使人愉悦的激素,进而使人感到健康状况得到改善。

类似的大师们表演都大同小异,如著名的电视布道家班尼·辛。他擅长的也是信仰疗法,电视直播画面上,信徒们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讲台,接受他的“神迹”。但媒体经过长期跟踪和暗访后发现,这样的“治疗”从没有医治好过任何一个

真正的患者。事实上,辛会在助理的帮助下,控制谁能上台接受“神迹”,那些患有真正的重疾,有身体缺陷的信徒则会被请出队伍。

2005年,监督宗教组织的民间机构“神职观察”发出捐款警告称,不要向班尼·辛捐款,理由是他涉嫌欺诈敛财,本应当用于慈善的捐款相当部分被班尼·辛花在奢华的生活开销上。

减肥养生“大师”成新宠

近几十年来,宗教背景的“大师”在美国越来越没市场,另一类“大师”却是挣得盘满钵满。这些人宣称他们找到了致富或者减肥、养生的妙法,“纯天然绿色”、“神秘东方草药精华”等幌子,利用各种媒体广泛传播他们听上去很美的理念,目的还是销售他们的书籍和产品。

上世纪90年代,一位名叫凯文·特鲁铎的“大师”靠卖号称能治愈癌症的珊瑚钙和减肥书成了亿万富翁。2004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把他告上法庭,揭穿了骗子的真面目。

仅仅在2005年至2006年间,FDA会同政府执法部门共查处了118种伪劣减肥食品和伪劣医疗器械。难怪美国医药界流传这样一句话,“胖子没有骗子多”。

俄罗斯“先知”鼓吹起死回生

格里戈里·格拉博沃伊是“致力于”让所有俄罗斯人长生不老的“志愿传播格拉博沃伊学说党”创始人,他要做“三位一体的活上帝”、“再次降世的耶稣”、“先知”、“神医”和“救世主”。当然,格里戈里“大师”什么也没做成,而是因诈骗罪在2008年被判入狱11年,还被处以约合4.3万美元的罚款。

格里戈里的判决书显示,2005年——2006年间,他承诺帮助受害人消除他们生病亲人的病痛或者让他们已经去世的亲人“复活”。每个求助者须向其基金会支付3.9万卢布才能参加相关讲习班,聆听讲解治病方法和“复活术”。2004年发生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中,格里戈里曾对遇难儿童的母亲承诺可使他们的孩子起死回生,骗取死难者家属1700美元。

德国“大仙”忽悠丘吉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曾雇佣一个名叫路易斯·德沃尔的占星师预测战况,甚至还派这名占星师动员美军参战。

路易斯·德沃尔生于德国柏林。1935年,具有犹太人血统的他因担心迫害逃往英国。德沃尔分别于1937年和1938年出版自传《我迫随着我的星辰》和《宇宙情报局》,自称具有占星神力,曾应一位西班牙



美国“布道家”班尼·辛(右)展示信仰疗法的“治疗”现场

公爵夫人之邀向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科斯解读希特勒的星相,并由此名声大噪。

德沃尔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超能力引起英国情报部门高层官员查尔斯·汉布罗的关注并决定聘请他。然而德沃尔的占星预言非常空泛,基本没派上用场。

1941年,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虽然不信占星术,却临时给了德沃尔一个上尉军衔并把他派到美国,希望借他占星家身份说服美国人,出兵打败德国。然而美国人也不怎么听得进德沃尔天花乱坠的占星术,始终坚持中立。考虑到德沃尔流落民间可能影响曾让他占星的社会要人及情报机关的声誉,有关部门决定由军情五处继续出钱雇用他。

综合《国际先驱导报》《南方日报》

丹麦的“自动回收”

曾应大学期间的丹麦留学生玛丽之邀,首次走入令人神往的童话之都哥本哈根。色彩艳丽的街头建筑,穿城而过的自行车流,随处可见的风琴乐韵,清新洁净的城市环境,曾有上海世博之旅的小美人鱼……让人如置身浪漫的童话世界。

正当我在街头驻足流连之时,玛丽将一瓶饮料横在眼前,打乱了我沉醉的思绪。我接过饮料,边喝边交流旅游心得。行至垃圾箱前,我紧喝两口,随手将空饮料瓶丢了进去。

玛丽慌忙喊道:“No!”并紧步上前,掏出了饮料瓶。我颇为不解:难道玛丽要卖废品?

玛丽见我满脸疑惑,笑着拉我

径直走进了街边一家超市,在超市一角一个从未见过的机器前停住。这机器如冰箱大小,类似常见的投币自动售货机。

玛丽将手中两个空饮料瓶,挨个塞入机器的圆洞里;只听喀嚓两声,两个饮料瓶便被机器碾碎“吃掉”了;随即电子屏幕上便显示2克朗,并在右侧打出一张小纸条。玛丽将纸条交给店员,店员如数给了玛丽2克朗。我恍然大悟,原来那个机器是饮料瓶自动回收机,且一个饮料瓶竟然值1克朗,折合人民币1.2元。

玛丽解释,这只是为了取回押金。原来,玛丽在超市买饮料时,已经交了饮料瓶的费用,1升以下是1克朗,1.5升以上,押金一律是3

克朗。饮料喝完,随便哪个超市都可回收,取回押金或者抵现金购物。玛丽拉我在超市里边转边介绍:不仅是饮料瓶,在超市里购买塑料杯吃冰淇淋、喝咖啡,杯子的价格也都是有偿使用的,等你用完之后,如果上交,钱就原价退还。这些塑料瓶装制品将统一回收上交给专业的公司处理,形成循环使用的其他材料。

我不由得感叹:这种通过收取高额押金“强制环保”的方法,不仅能敦促人们不要随便乱丢垃圾,还可减轻环卫工人的工作压力。如此,也便不难想象哥本哈根清洁干净的主要原因。

《少男少女》2013年第8期

文/李红霞 荐/丁丁

全球35亿穷人财富不抵最富200人

资本危机、占领运动的发展和南欧国家的崩溃让西方国家大媒体数十年来首次意识到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事实上,全球最富的300人拥有的财富比全球最穷30亿人(几乎相当于地球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还要多。实际情况其实更加糟糕:全球最富有的200人拥有大约2.7万亿美元的财富,远远多于35亿最穷人口2.2万亿美元的财富总和。

在殖民统治时期,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已从3:1扩大到35:1,部分原因在于欧洲列强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形式从南方国家掠夺了大量财富,而现在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到将近80:1。

如此悬殊的差距是怎样产生的呢?部分原因在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最近几十年向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是为强制实行市场自由化而设计的,最终是为了让跨国公司前所未有地获得廉价的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但是代价很高,据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波林统计,贫困国家每年因此失去大约5000亿美元的GDP。

富国政府和跨国机构经常宣传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多少援助,却从不提它们从贫困国家中掠夺了多少财富。控制世界经济的机构仍然由西方国家垄断,跨国公司权力有时甚至超过了国家主权,要改变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改变现状,就需要改变规则,创建全球民主监督机制来制止贪婪和商业主义。

《参考消息》2013.8.8

中国移民一年往家寄回614亿美元

近几年去海外谋生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因接受海外汇款而致富的家庭甚至整个村庄也不计其数。例如在福建,一些人们热衷于出国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遍地豪宅的村庄。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范围内的海外移民向本国汇款达到5千亿美元,其中中国移民汇往家乡的数额就有614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印度(630亿美元)的移民汇款接收大户。

历史上,跨国劳工寄钱养家的做法并不新鲜。19世纪和20世纪,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都从跨国劳工的汇款中获益。中国也曾清末大量输出劳工前往欧美地区,他们的家人当时也收到了大量的汇款。

2011年,世界各国的中国新移民有834万人,他们人均每年往家乡寄回了近7400美元。而这一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4940美元。这些移民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帮家乡的亲人率先富了起来。

网易 2013.8.5

外国人看中国

韩媒:应学中国重罚不文明游客

“一到标志性建筑,就开始自拍、互拍、找人帮忙合拍的,一定是中日韩游客;见到城市中心广场喷泉就往里扔硬币的,是俄罗斯游客;在咖啡馆一杯咖啡喝半天令服务员恼火的,是欧洲游客;而在任何时候都非要可乐的,是美国游客。”这种如何区分各国游客的笑话在多国有不同的版本。

近年来,中国游客不仅成为这类笑话的当然主角,更成为多国媒体争议的话题。“中国人正在注意自己在海外的形象,而中国政府提醒国人注意在海外的举止也值得学习”,英国《金融时报》称,“事实上,各国都有必要给国民提个醒:意大利人需要被告知小点声;德国人需要被提醒霸占海边度假地的所有遮阳伞是不礼貌的;美国游客则应知道,别在巴黎餐厅吃大餐时非要配可乐。”

多数中国游客很文明

如今在伦敦、爱丁堡等地,当地英国人早已对成群结队的中国游客见怪不怪了。谈起关于中国游客的一些负面新闻,许多当地人似乎比媒体要宽厚得多。“每个人都有些与别人不同的习惯,不是吗?”伦敦市区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的店

员马克说,绝大多数中国顾客会特别小心轻放这些物品,让他感到很开心,觉得中国游客素质不错。

泰国导游认为,多数中国游客很文明,但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数迅速增加,极少数人的问题也会显得比较集中。

英国旅游业者协会发言人托马斯说,自己经常去中国,在中国城市街头也不得不大声和朋友说话,因为街上真的没有爱丁堡安静。显然,这样大声说话只是中国人的习惯而已。作为旅游业者,他深知多数中国游客的行程都由旅行团安排,往往总是慌慌张张地结束每一站的行程,因此会出现大声催促,插队,在街头甚至公交车里不顾形象地吃东西。他说,欧洲人通常去旅游都是随性游玩,因此时间上往往不紧张,所以一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中西方生活文化存在区别。

多国曾自责本国人不文明旅游

“实际上,对外国人在旅行中的坏习惯进行抱怨,甚至吐槽同胞不文明举措也是许多人的陋习,因为这样可以显示自己更文明”。德国法兰克福旅游管理学者克莱门斯这样半开玩笑地说。上世纪70年代,日本游客在欧美扎堆抢购奢侈

品,结伴光顾“红灯区”和夜店,也曾屡屡成为当地传媒嘲讽的对象。

韩媒曾经报道称,在北欧,韩国游客曾无视当地“禁止进入”的标牌,拥进“保护区”等地方进行烧烤和做饭,甚至引发当地禁止韩国人入场的事件。

韩媒称应学习中国重罚不文明游客

韩国《京畿新闻》8月6日的社论称,据称中国政府10月将出台的“旅游法”中将包含有本国国民在海外旅游影响当地公共秩序者将回国受到惩处的条款,处罚的方式是行政拘留和处罚金。中国之所以要立法追究这些不文明行为,是因为认识到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严重影响中国形象,并持续引发各种纠纷。社论称,事实上,部分韩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是存在的,比如在全世界有名的观光名胜,想找点韩文的涂写似乎并不困难,而在外国买春、深夜酒后高声放歌等时有发生,泰国王宫禁烟的牌子就只用英文和韩文两种语言标识。每个游客在海外都是这个国家的脸面,韩国也应该学习中国制定相关法律。

《环球时报》2013.8.8 文/李珍等